

ICANN73 | 虚拟社群论坛 — 全体会议：全球公共利益框架：是否有用？
2022 年 3 月 7 日（星期一）— 大西洋标准时间 14:30 至 16:00

安德里亚·格兰顿
(ANDREA GLANDON): 本次会议现在开始。请开始录音。

正在录音。

安德里亚·格兰顿: 大家好，欢迎参加本次 ICANN73 全体会议：全球公共利益：是否有用？

我是安德里亚·格兰顿，远程参会经理。请注意，本场会议正在录音，请大家自觉遵守 ICANN 的预期行为标准。

本场会议将提供阿拉伯语、中文、法语、俄语和西班牙语的同声传译服务。请点击 Zoom 工具栏中的“口译”图标，选择你想要听到的语言。

在本次会议期间，只有用我在聊天室中提供的正确格式在聊天室提交的问题或意见才会被读出来。

我会在本次会议的指定时间内大声读出这些问题和意见。

在社群讨论部分，如果您想发言，请点击 Zoom 工具栏中的“举手”。发言前，请静音所有设备和通知。

请确保你已选择了首选的输入语言。请以合理的语速清晰地发言，以便翻译员翻译。

一旦会议主持人叫到你的名字，请取消你的麦克风静音并介绍自己的姓名以便记录。

若要查看实时速记，请点击 Zoom 工具栏中的“隐藏字幕” (Closed Caption)。现在，请欢迎会议主持人玛丽塔·摩尔 (Marita Moll)。

可以开始了。

玛丽塔·摩尔：

谢谢大家。谢谢，欢迎大家。感谢大家参与本次公共论坛。我是玛丽塔·摩尔，我在加拿大渥太华。我是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我的任期即将结束，即将结束四年的 ALAC 成员任期，我代表北美地区一般会员组织，在 ICANN 的缩写是 NARALO。我也是加拿大电信公司的总裁，该公司是一个一般会员组织，简称 ALS。

我感觉我好像一直在 ICANN 一样，但检查后才发现，我只亲自参加了五次真正的 ICANN 会议。这是 ICANN 第七次虚拟会议。听起来很多，但相对于 ICANN 而言，它才刚刚起步。相对于 ICANN 而言，我仍然是一个新人，这句话是对会议室里的新人或者相对较新的人说的 — 我看到有很多人，286 人 — 请记住你们并不孤单。我们并不都是一直在这里的。正如我们常说的，没有不好的问题。

我来介绍一下这次会议。它是关于框架，即全球公共利益框架，董事会和 ICANN 社群可以使用它来评估与特定建议流程或程序相关的全球公共利益。本次会议不是关于全球意义上的全球公共利益，而是更广泛的讨论，我们已在 ICANN 的背景下进行过这种讨论，并且可能会再次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在依赖于企业设立章程、章程和其他类型的创始文件的框架内进行讨论。这就是我们这次讨论的边界。

现在，我们意识到并不是每个人一直都与这个主题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对框架进行回顾。回顾 ICANN72 预览周提供的会议，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参加了那次会议并进行了审查。我们将这样做。

我们将讨论该框架的应用、迄今为止的使用方式、未来可能的使用方式、它如何满足董事会的需求和社群的需求。

我想说的是，我们尽量不深入探讨其中的杂项，我们会假设这不是讨论这项计划的唯一机会，甚至可能不是最关键的。

这是对一个复杂的工具及其在 ICANN 审议中的可能效用和使用建立理解的一个步骤。

所以这是一个积极的学习会议。诸如此类的其他讨论，社群将确定它是否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但我们今天可能不会做出决定。我们今天是进行探索。

我们设计团队的一位成员说，我认为这句话说的很妙，全球公共利益框架是一个慢炖锅讨论，我们不会用微波炉来快速解决。谢谢约坦·弗雷克斯 (Jonathan Frakes)，这句话是他说的。

所以这是一个讨论，每个人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真正了解如何使用它。

我们确实为本次会议制定了某些目标。我们想考虑董事会和社群如何使用该框架。我们想仔细看看一个使用案例。因此，

SSAD ODP 是仅有的部分完成的事项之一。我们想考虑该框架未来是否可以或应该如何调整。

这就是总体介绍，一种我们希望在这里实现的全球视角。本次会议将首先由厄基思·拉玛吉 (Ergys Ramaj) 进行回顾，然后由我们的董事会成员艾芙丽·多利亚 (Avri Doria) 主持，她是这一特殊计划的指导者。然后由我们的社群小组成员讨论。

厄基思是 ICANN 负责公共责任的副总裁，他拥有 18 年的全球技术政策、管理和公共外交方面的专业经验。

艾芙丽 — 许多人都知道艾芙丽。自 2017 年以来，她一直是 ICANN 董事会成员。她从 2005 年开始参与 ICANN 和 GNSO 的工作，当时她被选入 GNSO 理事会，代表 NCSG。2013 年，她担任问责制和透明度审核小组的成员，并担任 GNSO 委员会主席，作为委员会的提名委员会任命人员，以及 NCSG 执行委员会主席。我必须说的是，2014 年 6 月，艾芙丽成为了 ICANN 多利益相关方精神奖的第一位获得者。

那么，首先我要有请厄基思·拉玛吉，他将为大家概要介绍全球公共利益框架。

厄基思，交给你了。

厄基思·拉玛吉： 谢谢玛丽塔，大家好。请往后翻几张幻灯片。请翻到下一张。
谢谢。

那么，我想先介绍一下主题的框架，并提供一些背景信息，说明在 ICANN 讨论全球公共利益意味着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是一次重要的对话。这是可以追溯到 ICANN 早期的主题之一，正如玛丽塔所说，在 ICANN 的所有主要治理文件中都可以找到对全球公共利益的提述，这些文件包括《义务确认书》和企业设立章程及章程。

这些文件中的措辞非常清楚地表明，全球公共利益与 ICANN 的使命相关联，并且社群通过自下而上的流程，确定特定问题中真正构成公共利益的要素，当然，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过去五六年中进行的许多跨社群讨论和工作对推动对话非常有帮助。这包括分享有关概念含义的想法和经验，以及它在不同地区和背景下的理解方式。

然而，如何最好地实施这一概念并将其付诸实践始终是个难点。因此，考虑到这一点，董事会早在 2019 年底就决定将全球公共利益作为其运营优先事项之一，并与社群协商，精心设计了一个拟议的框架，有助于以更系统和可预测的方式处理公共利益。

请播放下一张幻灯片。

过去一直没有特定的工具可以帮助社群评估特定问题的相关公共利益。

该框架尝试通过增加关于实现方式的一些结构和清晰度来改变这种状况，同时确保所有这些结构和清晰度都扎根于 ICANN 的章程中。

它还有助于社群评估董事会需要了解的每个共识的相关公共利益。

这里的重点实际上是背景，而不是抽象地定义全球公共利益。它是社群在确定哪些决定符合公共利益并得出该结论时考虑的工具。

重要的是，该框架不会取代任何现有流程。我相信大家会在整个会议期间听到这一点。毫无疑问，它不是为了抢占或预先决定自下而上流程的结果。

请播放下一张幻灯片。

大家在这张幻灯片上看到的是框架的一些关键要素的简要概述，这些要素有助于指导确定全球公共利益的流程。从表格的

顶部开始，第一列中的术语旨在对 ICANN 工作背景下的公共利益考虑因素进行分类。这些是有助于将考虑因素与 ICANN 的工作和使命保持一致的五个大类。

大家在这张幻灯片中可以看到，这些类别包括 ICANN 的技术协调、ICANN 在 DNS 市场中的角色、互联网社群的利益、ICANN 的全球多利益相关方社群和政策制定流程，最后是 ICANN 政策和实践。

继续第二列中的术语，即特定的全球公共利益类别，这些类别要么是直接出现的，要么源自章程。这里重要的一点是，这些特定类别并不涵盖所有公共利益类别。它们仅指与 ICANN 章程相关的公共利益类别。

底部表格中的问题直接使用了章程中的措辞。框架本身并没有完整引用章程，因此何时以及是否有社群团体（听不清）完整的章程来帮助支持他们的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可能会听到更多的消息，这个框架不是强加给社群的。但它被推荐作为一种可能的工具，以更主动和结构化的方式帮助解决公共利益。

我就讲到这里，下面有请艾芙丽。谢谢大家。

艾芙丽·多利亚： 我必须自己取消静音。

谢谢，厄基思。谢谢你邀请我谈论这个问题。在过去几年里，它已成为我最喜欢的主题之一。

可以转到我的幻灯片吗？

我想首先阐述第一个问题，即：是否有用？然后我将介绍一下我的观点。

我不知道。社群需要在某个时候自行决定它是否有用。就董事会而言，显然我们有必要拥有一个工具，大家知道，因为很难明确定义“公共利益”。然而，在 WS2 和 ATRT2 之后，我们需要能够在每个决定中表明我们是否认为它符合公共利益。

现在，我们当然已经讨论了问题，阅读了建议、评论、信件、走廊讨论或同桌交谈等等，并尝试做出决定。董事会的每一位成员都做出了决定。我们讨论了它们。最后，如果我们同意这符合公共利益，我们会在理由中这么说，但不会详细说明我们为什么这么认为，部分原因是我们没有语言，也没有这样做的工具、结构或方法，正如厄基思所说，没有一种系统的、有条理的方式，一种可复制的方式，一种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和发展的方式。

但在回答它是否有时，我说过，这对董事会来说是必要的。在这个试点过程中和未来，我们需要确定的是它是否足够，我们目前作为试点，作为拟定框架，所获得的是否真的足以完成任务。这是我目前无法回答的问题。我想可能是这样。但是大家知道，在我们完成涉及 SSAD 和 SubPro 的试点之前，很难说，是的，这是足够的。

现在，我们的一个收获是，这种组合要求董事会确定其中是否存在某些内容。但这种确定必须是自下而上的。

现在，正如厄基思所说，我们不想为此建议另一套完整的程序。我们在查看它时，真的认为它与 PDP 中正在进行的工作非常匹配，无论是作为 GNSO PDP 还是 ccNSO PDP，他们都有义务确定共识是什么，仔细检查所有问题，讨论问题，达成解决方案，可能会有少数派意见。我实际上不确定 ccNSO 结构是否包含少数派意见。我现在只是在了解 ccNSO PDP 流程，因为我们收到了 ccNSO PDP 建议。但基本上是有的。

但可能不清楚的是，当人们检查 PDP 时，他们谈论的是全球公共利益问题。你们可以看看问题。事实上，这就是厄基思在 SSAD ODA 中所做的一部分部分，查看正在进行的对话，查看讨论，查看评论。总体而言，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对话可以映射到各种公共利益类别、全球公共利益类别。

所以我们的想法是，既然董事会需要一个工具，我们基本上会从这个练习开始，看看我们是否可以将所说的内容、已经确定的内容、已经撰写的内容，映射到全球公共利益，从而帮助我们。

现在，当谈到 — 大家知道，我被问到：它是强制性的吗？绝对不是。这甚至对于董事会而言都不是强制性的，直到我们决定 — 在试点之后，我们可能会做出决定。

目前，对于 SSAD 和 SubPro 而言是强制性的。不过，确定全球公共利益并利用我们对自下而上的全球公共利益的理解，对于董事会来说确实是强制性的。

那么，正如厄基思所说，我们如何实施它？我查看并讨论了它，有点像是我们有一个隐含的定义。在文章、章程、其他历史文件、其他历史背景的连接中，各种类别之间基本上存在映射关系。

现在，这些文章和章程可以看作是基本声明 — 抱歉。我停下来看了看评论，分散了注意力 — 作为一组具有共识的基本文件。它们通过了 WS2。它们通过了分析。对它们的任何更改都经过公共评议，最终由赋权社群进行评估。

因此，它们基本上可以作为确定的基础。正如数据已经表明的那样，如果大家查看这些内容，你们会发现，如果你在章程中的许多陈述前加上“它是否”，就会提出一些相当好的问题，你可以看看这些问题并说，哎呀，它会这样做吗？它会那样做吗？我真的建议大家也查看框架文档中的全套问题。

因此，就社群参与而言，我们一直并且正在这样做。未来会有网络研讨会，未来会有讨论。在两个试点实验中的每一个之后，我们都需要进行评估。最后，我们需要进行评估，包括社群外展和最终的社群评论。

正如我在开始时所说，我们不想更改任何 PDP 流程。我们研究了一些可能在 PDP 流程中使用的东西，但实际上 — 就董事会而言，我们会将这些 — 我们会将该分析应用于已讨论的内容、已谈论的内容，正如我所说，在建议、评论等中。

我还想说，感谢玛丽塔一开始就表明了这一点，但我们还处于这个试点的早期阶段。我们基本上已经完成了第一次迭代的一半。换句话说，我们有 ODP，已经考虑了它。我们有一份 ODA 声明，其中包含几个类别，进行分析，查看建议和所有内容，并确定确实存在与全球公共利益相关的问题。

有人发表了评论，大家知道，有充分的讨论，有少数派意见，等等，有一个机构，人们可以查看并说，是的，他们确实以间

接方式讨论过，当然没有使用这个术语。大家知道，所以董事会现在需要采取下一步，我们将在 ICANN73 之后基本上采取 ODA，听取我们收到的有关 ODA 的任何新评论，查看过去的评论，查看建议文本以确定是否使用该工具作为帮助，我们能够说，是的，这符合全球公共利益，这已经讨论过，或者，大家知道，另一种情况，不，我们看到了全球公共利益问题，因为这是董事会的义务。

我们正在探寻的一件事是，你们不仅要关注 ODA 和它对工具的使用，还要看是否有更多需要说的东西？是否有一些类别在 ODP 中没有被关注，但也许应该被关注？董事会应该关注哪些需要进一步讨论的类别？

因此，如果你们发表评论并使用框架的语言，它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和进行该映射。在这个流程中，它节省了一个步骤，好吧，他们说这个看起来像是映射到类别，但我不确定。如果出现真的映射到类别的评论，那么这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它肯定对董事会有用。不知道它对你们有多大用处，但它可能有助于整理评论。

但我们也在了解你们是否决定尝试使用它，在讨论中使用它，你们是否会从我们这里获得反馈。可以改进吗？显然可以改进。一切都可以改进。我们如何改进它？我们怎样才能让它更

有用？我们怎样才能使它足以完成这项任务？大家知道，所以...

不过，回到强制性问题，董事会不会以任何方式预先假定我们可以将框架强加给你们、我们可以对你们执行咨询委员会或支持组织流程的方式进行更改。这些由你们自主负责，你们如何发展、使用它们或其他任何东西都是由你们决定，这实际上是你们 SO 或 AC 内自下而上的事情。我们邀请你们参与此工具，我们希望你们这样做，但是 — 但它肯定不是一项要求 — 也完全不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关于这一点，我被问过几次。

我想我可能已经说得够多了。我愿意回答任何问题或深入讨论这些要点中的任何一个，但我现在交回给玛丽塔，并等待大家提问题。

谢谢大家。

玛丽塔·摩尔：

谢谢你。非常感谢艾芙丽。你解释了这是关于什么的，而且解释得很好。我想，从 '91 的起点开始，它已经走过了很长的一段路，我认为还有一段路要走，但它看起来确实是 — 它是 — 这是社群想要看到的東西，给它一个公平的机会，看看我们如何使用它。

真的很高兴你在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小问题，并且在我们的组织这次会议时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全球公共利益的确立应由多利益相关方社群通过一个包容的、自下而上的多利益相关方社群流程做出。这实际上是在企业设立章程中。而且我认为它确实帮助我们理解，我理解，该框架实际上旨在确保在实践中满足这些要求。

我想你会同意这一点，艾芙丽。你同意吗？它的设计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艾芙丽·多利亚： 是的，当然。没有什么可以保证任何事情，但肯定是为了帮助我们确定我们是否这么认为。所以是的。

玛丽塔·摩尔： 我想让安德里亚有机会加入，你可以从聊天窗中挑选出一些评论，安德里亚，然后将它们读出来，你认为可能与本次会议真正相关的评论。可以吗？

安德里亚·格兰顿： 当然。我读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这是否与 ICANN 55 马拉喀什会议上关于 GPI 定义的讨论有任何关系，还是关于该主题新的开始？

玛丽塔·摩尔： 交给艾芙丽。

艾芙丽·多利亚： 是的，这可能要由厄基思来回答，因为在我参与之前，组织和工作人员以及厄基思和其他人已经与社群合作了很长时间，以尝试制定一个明确的定义。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从这项工作演变而来的。但我不能说这是完全相同的工作，但它肯定是一项持续的工作，目前尚未获得具有全球共识的明确定义，大家知道，我们开始寻找一个框架，使我们能够将考虑因素付诸实施。我刚刚看到一条评论，那就是，当我们看到全球公共利益时，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但我们对我们正在看的东西并不都有相同的看法。

因此，尝试将其分解为映射到章程中特定声明的类别，这是一种尝试 — 仍然存在解释。大家知道，在任何社会决策中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主观性，但它正在试图缩小范围并让我们更好地理解。

玛丽塔·摩尔： 谢谢。谢谢，艾芙丽。

我看到有几个人举手。我不能 — 我们不能花太多时间，因为我们有社群参与者。最后我们会有更多问题，但让我们先听听马丁·萨顿 (Martin Sutton) 发言。这是专门问艾芙丽的吗，马丁？

马丁·萨顿：

也许是问艾芙丽和厄基思的。只是试图 — 我最近没有详细研究过这个，但是看一下框架大纲，那里列出了许多类别。下面有一些例子表明它会保留和增强一些东西，诸如此类。我想知道是否有过这样的想法，至少从其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明确不会变成不应该成为的东西。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至少能够得到有意义的观点，不那么主观，而不是关于增强的事情。大家知道，每个政策流程都应该增强一些东西吗？也许不是。它可能是为了响应不同的要求，例如监管要求，所以当我们查看时，它实际上可能不是一个积极的增强。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它不做任何不利的事情，就不会不安全，不会破坏互联网的稳定。换句话说，可能是一些对话的有用起点，即它实际上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通过政策制定工作管理这一意义。

谢谢。

艾芙丽·多利亚：

我应该回应吗？

玛丽塔·摩尔：

你可以快速回应一下。

艾芙丽·多利亚：

谢谢马丁。我们在这份文件中所做的只是从章程文件中删除声明、复制声明。我认为你推荐的可能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步

骤。我认为可以在这上面添加，并避免正面。但我认为你说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步骤，当我们更进一步时，我们可以看看，如何扩展它以避免负面影响。“不伤害”类型的陈述。所以我喜欢这个建议，但它现在肯定不在其中，因为它们引用了章程，除非章程说“不要这样做”，否则就不在其中。

玛丽塔·摩尔：

谢谢，艾芙丽。很高兴看到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些可以向前推进的方法，并将其视为 — 随着框架的向前发展。

我要回答格里芬 (Griffin) 的一个问题，之后进入本次会议的社群参与者部分。

格里芬，请讲。

格里芬·巴奈特
(GRIFFIN BARNETT)：

好的，非常感谢，玛丽塔。我是格里芬·巴奈特，我是 IPC 的成员，但我以个人身份发言。我想我的问题是向艾芙丽提出的。你之前提到，董事会考虑的事情之一是诸如在 PDP 过程中表达的少数派意见声明之类的事情。你知道，我们在 SSAD 和其他最近一些与 WHOIS 问题相关的 PDP 中看到了一些少数派意见声明，这些声明既来自 GNSO 的各个部分，也来自其他 SO 和 AC。我想知道 — 但是，这些最终是通过 GNSO 流程获得

批准的。我想知道，你是否可以进一步谈谈董事会如何考虑差异，或者如果存在大量少数派意见声明，也许有点破坏了已经实现了 GNSO 程序中定义的真正共识的某些事情，这种情况下，它将如何调和？

谢谢。

艾芙丽·多利亚：

好的。谢谢。

我不会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因为某种程度上必须由 GNSO — 由 GNSO 确定达成共识。但它们肯定会被考虑在内。是否考虑到了这些问题？与所有选区和利益相关方团体以及 SO 和 AC 不同，董事会处于一个有趣的位置，我们不能考虑特定的观点，而是要审视它们，看看它是如何平衡的，看看它如何发挥作用，并看看它如何与我们的信托和其他责任相比较。所以它们肯定会被考虑在内，肯定会讨论很多。然后通过大量对话，从根本上说，它涉及到某种决策级别。

不仅如此，很难说，大家知道，随着 SSAD 决定的推进，它们到底会发生什么。

玛丽塔·摩尔：

好的。谢谢，艾芙丽。

我们让艾芙丽休息一段时间，然后让我们的社群参与者开始讨论，但我确信艾芙丽会回来，在他们提出问题时参与其中。

目前我们有一个试点。我们想听听社群是如何看待这个试点的。我们已经听到了几个非常相关的问题。正如艾芙丽和厄基思最初所说的那样，最初提议框架时，社群确实对该框架提出了意见。因此，现在我们正在寻求小组成员的反应，并且我们将通过聊天功能在聊天室内询问你们的反应。

我们的小组成员是贾斯汀·丘 (Justine Chew)、保罗·麦克格雷迪 (Paul McGrady) 和韦莉米拉·格劳 (Velimira Grau)。

现在，贾斯汀 — 贾斯汀是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即 ALAC）的前任成员，目前担任代表一般会员社群的多个角色。就本次会议而言，她 — 她是一般会员 — 她代表一般会员整合政策工作组关于后续程序的小组领导。也就是有名的后续程序工作组。这是她在担任 GNSO 后续程序工作组的一般会员联络人之后担任的职位。

一般会员每周都会召开一次政策会议，称为 CPWG，如果提出一些提案，我们将一直在那里进行讨论。贾斯汀是我们的小组领导。

韦莉米拉是欧盟委员会在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 的代表；欧盟委员会互联网治理团队成员，关注互联网治理论坛，她曾从事平台和电信监管工作。

保罗·麦克格雷迪是互联网商标协会互联网委员会的前任主席，也是代表知识产权选区组织的前 GNSO 委员。保罗现在作为非签约方机构的提名委员会任命人员为社群服务。保罗是三本关于域名和社交媒体主题的书籍的作者，作为信息技术和知识产权交叉领域法律工作的首选专业人士，他在全国享有盛誉。

我们向 — 设计团队向社群小组提出了一些问题，我将要求其中一个小组开始回答问题，然后我将 — 我会给其他社群小组成员一个机会，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进行详细评述。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TOR 贾斯汀：你说的是什么难点 — 你是否看到对这个框架的应用？我想说的一个原因是，我们问贾斯汀这个问题是因为她确实已经使用该框架来回应一些董事会问题，回应一般会员对后续流程建议的评论。所以她实际上有机会实时使用它。

贾斯汀，请讲。

贾斯汀·丘：

谢谢玛丽塔。我是贾斯汀·丘。

是的，正如玛丽塔所暗示的那样 — 好吧。首先我要说的是，我是位于吉隆坡的一般会员成员。我是 APRALO 的成员。但我今天在本次会议上要发表的纯属我的个人意见。它不一定得到 ALAC 或一般会员的认可。这是从 GPI 框架、全球公共利益框架和流程的角度来看的，这是本次会议的主题。

好的。正如玛丽塔所暗示的那样，我确实查看了这两个文件、框架和流程，以阐述 — 嗯，在 — 阐述 ALAC 关于后续程序的某些事情的立场，并非构建，而是回到在查看后续程序结果中的特定主题时，与 ALAC 相关的公共利益问题是什么。

好的。我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发现，全球公共利益和 GPIF 流程文档都非常有用，事实上，因为它们最终都会分解、解释和应用 ICANN 企业设立章程中的条款、《义务确认书》以及 ICANN 章程中规定的核心价值观。这是三份 ICANN 管理文件。它们很有用，因为它分解了所有这些 — 大家知道，这些管理文件中的所有行话。就 ICANN 的角色而言。今天早些时候，厄基思和艾芙丽谈到了五类公共利益目标。所以它很有用，因为当你阅读章程等管理文件时，你知道，有点像在阅读立法。我是一名律师，所以我有点习惯了，但除非你有背景信息，否则很难消化和应用其中的内容，对吧？

因此，我发现 GPIF 和流程文档特别有用，因为正如我所说，它分解了管理文档中的行话，并在有适当需要的地方相应地应用它们。

但我在做这个分析的过程中确实发现了三个困难。

第一个是在 GPIF 流程文件中，文件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大致如下：一个问题是否需要使用全球公共利益框架？

现在，我觉得这有点奇怪，因为关于如何回答第一个问题，答案并不明确 —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请注意，因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整个框架就完全不会得到应用。

所以我不知道如何明确回答这个问题。答案不是肯定就是否定的，但它并没有告诉你如何回答是或不是。

在那种情况下，我有点担心，如何去说，一个问题不会仅仅因为错误地判定 GPIF 没有必要、不应该被应用而被刷掉？我发现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总之，我是一个天生好奇的人。

我遇到的第二个困难是 GPIF 工具，就像现在一样，明确地用于董事会，帮助董事会就某个问题做出决定。这些问题通常涉及政策建议。

因此，虽然它有助于让社群了解委员会要考虑的公共利益目标的类别，但我看不出有任何动机让各个社群 — 团体实际应用它，除了他们倡导各自的立场或利益的方式。在跨社群合作或问题讨论方面，这实际上无助于打破任何孤岛。

很抱歉，如果它的本意并非如此，那么就照原样接受这个评论。

我发现的第三个困难 — 我讲完这个就结束 — 是我也没有找到它如何规定，当一个决定已经做出和实施时，如何实际评估这个决定，对吧？所以意思是说，没有提到应该收集哪些意见或数据来评估已经做出的决定是否可能为了公共利益，实际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

我就说到这里。谢谢玛丽塔。

玛丽塔·摩尔：

抱歉。我的一好的，大家好。

谢谢你，贾斯汀，还有你永远充满好奇的心。我认为你讲得很棒，你为框架的设计者挑选了一些小东西来思考。

我认为你说到，你发现实用性水平真的很好。有一种应用它的方法，不需要太多填补。

但你的问题是，是否 — 关于框架是否有必要的混乱问题，这些工具是否针对董事会，以及社群使用此工具的动机是什么，如何评估决策，为了建立框架需要收集什么样的数据，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我相信会被带回去思考。

如果其他社群成员愿意，我想给他们一个回应的机会。

保罗或韦莉米拉，你们想说点什么吗？你们愿意吗？

韦莉米拉·格劳：

玛丽塔，我想说几句。抱歉，这次我无法按下“举手”按钮，抱歉。

在开始之前，我想先做个初步的说明，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发言，但我肯定不会说太久。

首先，我想说，我将在我的发言中尽可能忠实地传达我的 GAC 同事关于该主题的信息。但我想明确一点，目前我们正在讨论 GPI 框架。我今晚的陈述可能是个人意见，因此，我自己对框架的阅读和理解会有所不同。

其次，我们开始谈论困难。但首先，我想利用今天的这个机会感谢那些参与并致力于 GPI 框架的 ICANN 同事，我认为他们付出了大量心血和努力。

现在我来谈谈挑战。首先，我想指出，与贾斯汀相比，我没有尝试应用该框架的经验。所以我只是发表评论，这与我正在发表的评论有关。

我认为困难的是平衡不同的一般公共利益的考虑，这一点可能需要进一步思考。为什么？

首先，我认为如果你看一下资产使用案例，当我们谈到公共利益时，这一点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因为在整个不同的意见中都考虑到了公共利益，但也涉及到了对 ICANN 控制的影响。

我认为与平衡相关的一个重要挑战实际上是确保平衡到达不同的各方，根据 ICANN 选择的章程，有效地符合公众的利益。

我相信在这一点上，我的理解可能与贾斯汀所说的她的第三个困难相当接近，即关于一个特定的一般公共利益问题或考虑如何不仅得到考虑和说明，而且得到真正解决。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然后实际上，有一些问题我认为框架没有涵盖，但由于时间问题，我就不详述了。我想我可能会在稍后阶段讨论这些问题。谢谢。

玛丽塔·摩尔：

谢谢韦莉米拉。

保罗，你想补充什么吗？

保罗·麦克格雷迪：

我简单说几句。我是保罗·麦克格雷迪。

我敢肯定，我们稍后会对此进行更多讨论。但就其有用性而言，我想，这是我们必须等待的问题之一，看看它应用于我们面前的这两个特定大项目后会发生什么。

但是社群不需要的是增加任何机制来二次猜测结果，并在一个苹果上咬五口、六口，对吗？

因此，如果这件事变成了另一种加班咬苹果的方式，或者因为你的特定观点没有得到满足而叫得更大声，那么它就没有用。

但是，如果它只是一个复选框练习，对，让参与各种社群工作的人说正确的话并勾选正确的复选框，因为他们害怕如果不这样做，它就不能通过特定的理事会或不能通过董事会，那么它也不会有用，因为那样它只是一种机械的练习。我敢打赌，我们晚上会更多地讨论这个问题。

这些是我在查看它时总结的两点。我们还不知道它是否有用，就像艾芙丽说的那样。但我们确实知道它可能会被误用，实际上可能会造成一些伤害。因此，我们只需要注意这一点，并在今晚和未来几周内进行讨论。谢谢。

玛丽塔·摩尔：

谢谢保罗。我认为下一个问题是给你的，你已经谈过了一些。

问题是：框架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 ICANN 社群的需求？如何澄清或改进？交给你。

保罗·麦克格雷迪：

是的，在某种程度上，答案是相同的。

顺便说一下，我是保罗·麦克格雷迪。

在我们看到它是如何应用之前，我们不知道它是否满足需求，因为它实际上 — 就像我说的那样，它可能导致大多数人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发生。

另一方面，如何改进它？它实际上处于 beta 测试阶段，所以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如何改进它。但我确实认为，在第一次测试运行中应用它的人应该非常小心，不要使用它 — 作为一个方

便的借口来撤销自下而上的利益相关者流程的意愿。我认为，大家知道，当他们应用它时，这非常重要。

我认为它可能对整个社群有用。显然，大家知道，每当你把一些有说服力的东西放在一起时 — 我希望理事会的建议在进入时是有说服力的。我希望在我们进入时各种咨询委员会的意见或建议是有说服力的。我们都在写有说服力的东西，对吧？ICANN 社群基本上一天结束时都要做写作练习。

因此，如果我们确实知道董事会将要考虑的那些事情 — 如果在这个 beta 测试结束时，董事会说，是的，非常好，足够接近，或者非常好，我们想添加两三项，或删除两三项，然后将学到的知识带回谈判练习，然后撰写有说服力的文件。大家知道，如果董事会在收到它时感觉它很陌生，那么他们对它的开放程度就会降低。如果看起来是这样，哦，就是这样 — 这是他们要考虑的事情和文件 — 有说服力的文件回答了这些问题，这将使流程顺利进行，我们也许可以解决一些问题，有时需要比每个人预期的完成时间长一些。

所有这一切，就是：可以改进吗？当然。我们知道这些改进是什么吗？不知道。

[笑声]

但它 — 大家知道，现在还很早。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玛丽塔·摩尔： 谢谢。谢谢保罗。要我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写作和研究练习。

[笑声]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交给贾斯汀或韦莉米拉 — 你们对保罗有什么回应吗？韦莉米拉。请讲。

韦莉米拉·格劳： 谢谢。非常感谢，玛丽塔。谢谢保罗与我们分享这些。

我发现这个问题实际上非常有趣，因为它涉及多个方面。首先，关于需求，我认为社群不同部分的需求可能会推迟，而且考虑到 ICANN 使命中的一般公共利益的核心部分，我认为这可能对 ICANN 的相关部分有用，大家知道，要负责确保满足这些不同的需求。而且我认为这是尝试通过当前的 GPI 框架试点来精确地完成，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在改进方面，我非常同意保罗的观点，尤其是基于艾芙丽的非常有帮助的解释 — 我们还处于早期阶段。但我仍然认为我们

可以持有远见和前瞻性观点，并尝试了解我们想从框架中获得什么，或者我们会如何看待它。就我个人而言，在浏览文件时，对我而言，这可能是对董事会的监督和问责，以了解不同的一般公共利益类别，例如（听不清）章程在 ICANN 讨论中实际上是最相关的。

我还发现该框架为一般公共利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于背景的框架，并且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可以克服我们作为一个社群可能遇到的困难，即为公共利益找到一个共同的总体定义。我当然认为，真正克服这个困难是向前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而且我还认为，与此同时，该框架可能需要补充或演变为一个可能基于原则的框架，并留给 ICANN 社群的不同部分根据不同情境进行调整。我这么说是因为我认为，如果我们想在整个社群中应用它，看看这将如何精确地适应现有流程可能会很有用，我理解这是努力的一部分，不要设置繁重的流程或程序 — 抱歉，社群程序。

此外，我认为该框架不仅应用作建议工具，而且应在整个政策制定流程中使用，尤其是在 GNSO 委员会评估与特定 PDP 流程相关的建议时。

我相信在那时；实际上，重要的是要平衡公共利益的考虑，以便准确地确保一般公共利益不仅得到考虑，而且实际上有效并得到考虑。

我已经提到了平衡。我认为绝对平衡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社群尝试看看如何更好地平衡不同的 GPI 观点。

然后，我认为我听到一些 GAC 同事回来要求澄清一些问题。所以我认为，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了解更多关于这些问题的信息对社群以及可能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因此，我想简要地介绍一下它们。不会花费很多时间。

基本上，第一个是关于 GPI 框架对给定建议的影响。董事会认为该建议不符合一般公共利益的原因是什么？实际上，框架是否首先允许进行这种评估？因为如果大家看看第一步，基本上是确定哪些建议可能带有公共利益考虑，如果给定的建议或评论不带有这种公共利益考虑，该怎么办？我们怎么处理它？

然后，GPI 框架是否有助于董事会限制做出可能不符合公共利益的决策或批准不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建议？

我在尝试联系 GAC 同事时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 GAC 的建议。GPI 框架在多大程度上适用并考虑了 GAC 的建议？

然后，艾芙丽提到了公司章程，大家知道，该框架如何尝试确保确定公共利益 — 抱歉，通过一个多利益相关方、包容性和自下而上的流程。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也有一些疑问，因为我们如何避免简单的调查，谁参与了这个流程实际上等于事实就是这样，这些流程，确实，包括自下而上和多利益相关方。因此，我们认为进一步研究这一点可能会很有趣，但我非常感谢艾芙丽对此做出的非常广泛的回应。

非常感谢玛丽塔。希望我没有说得太久或说得太快。

玛丽塔·摩尔：

谢谢韦莉米拉。我知道这些都是真的，真的 — 真的很感谢社群参与者对此进行了大量思考。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认为这可能会进入 — 提前结束。不会的。

我想给贾斯汀几分钟时间，看看她是否愿意发言。有两个人已经举手很久了。我知道聊天中有一系列问题。

所以我想尽量平衡一下。

贾斯汀，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贾斯汀·丘：

好的，我只讲 15 秒。我是贾斯汀·丘。

我只想说，我能理解保罗对于这个工具的犹豫。大家知道，我根本不认为它是第二次机会的附加机制或任何类似的东西。在我看来，这是为了确保 ICANN 董事会对 ICANN 做出和实施的所
有决策的包容性。而且，它还关注这些决策是否考虑了公共利益，你知道，来自整个社群的自下而上的流程。

谢谢。

玛丽塔·摩尔：

谢谢贾斯汀。

哈迪亚要问个问题。请讲，哈迪亚。

哈迪亚·埃米尼维
(HADIA ELMINIAWI)：

谢谢玛丽塔。我是哈迪亚·埃米尼维，我有两点要讲。贾斯汀提到了对决策的评估或对框架结果的评估，我想知道决策工具是否也可以用于验证。我认为，很难使用决策工具来评估决策工具的输出。我认为也许我们可以考虑另一种工具来帮助我们评估框架的决策。

我的第二点是关于我们如何改进框架。部分改进肯定来自评估决策。

因此，如果我们在做出决策后了解这是否正确，结果是否正确，这可以帮助我们改进框架。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玛丽塔·摩尔： 好的。谢谢你，哈迪亚。

我想给本杰明一个机会。请讲，本杰明。

本杰明·阿金默耶伊
(BENJAMIN AKINMOYEJE)： 我是本杰明。

我只是想问一下，在简要查看了框架之后，我想知道框架是否只能在试点阶段进行修改，还是在实施期间始终可以修改？它始终可以更改吗？完全理解我们所说的，即 GPI 是严格意义上的 — 我的意思是，很大程度上与情境相关。

所以，我的意思是，它可以随时修改吗？这些修改由什么来指导？这些就是我想问的。谢谢。

玛丽塔·摩尔： 我想也许我们可以让艾芙丽来快速回答这个问题。

艾芙丽？

艾芙丽·多利亚： 对于这个问题，我预计在试点期间不会对其进行修改。我预期 — 我的意思是，已经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来考虑修改它，我现在暂时不讨论这些，但是，大家知道 — 我不认为它是将是一成不变的，但我也不认为它应该不断改变。

所以，大家知道，我知道这是一个空泛的答案，但基本上，是的，可以修改，但不会频繁修改，而且在使用它的过程中也不会修改。并且，厄基思，作为修改者，你们知道，也许有比我有更好的回答。

厄基思·拉玛吉： 谢谢，艾芙丽。我是厄基思·拉玛吉。

我认为，当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时，其中一个原则是框架确实可以随着经验的积累和使用而发展和修改。但正如厄基思所说，这并不意味着过于频繁地修改，当然也不意味着要在流程中间修改。

但有一点是绝对的，随着社群、董事会获得了相关使用经验，它将继续发展。

玛丽塔·摩尔：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动态文件，对吧？

我有 — 我要提一个问题，安德里亚将读出霍莉·雷谢 (Holly Raiche) 的问题，然后我想给韦莉米拉一个机会来回答我们问她的问题。

说实话，有六个问题等着问小组成员，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解决了两个问题，但是大家讨论得很好，所以让我们继续讨论。

请讲，霍莉。或者安德里亚读出霍莉的问题。抱歉。

安德里亚·格兰顿： 好的，谢谢。包容性流程是否满足了公共利益，或者是否有关于结果的公共利益测试？

玛丽塔·摩尔： 谁想回答一下？

艾芙丽·多利亚： 当然，包容性及其发挥作用的程度是考虑因素之一。

玛丽塔·摩尔： 好的。谢谢，霍莉。大家知道，我想我们可能 — 好的。

保罗·麦克格雷迪： 玛丽塔，我插几句。

玛丽塔·摩尔： 好的，保罗。

保罗·麦克格雷迪： 我的想法是，这有一个流程组成部分，因为 ICANN 的创始文件说有一个流程，对吗？它将我们指向自下而上、基于共识的流程。它并没有将我们指向 GNSO 委员会 PDP。这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家知道，它并没有将我们指向某个咨询委员会的具体建议。这是其中的一部分，对吧？但是创始文件预期有一个流程，那就是在这个框架中，对吗？

所以我认为 — 我不是要代表霍莉，但我认为她的部分担忧是，如果这只是一个流程，如果它只是一个流程，那么我们可通过类似于复选框的方法参与，会错过重点或犯真正的错误。

你不希望的是，向董事会发送一些东西，让董事会问“谁 — 这是谁做的？”对吧？所以我们想避免这种结果。那么它是一个流程吗？是的。它仅仅是一个流程吗？我不这么认为，而且我不认为框架的预期仅仅是流程。事实上，大家知道，利益 — 大家知道，合法利益既可以在程序上也可以在实质上被践踏。我的意思是，结果是一样的，对吧？

因此，为了区分流程和实质，归根结底，我不确定这是否真的能让我们达到目的。但我明白霍莉在说什么，我们是否要通过在纸上勾选方框的流程来获得奇怪的结果？霍莉，也许这就是你要问的，也许不是，但这就是我从你的问题中看到的。

我认为这就是智慧的来源，对吧？这是人的因素。希望我们 — 当董事会应用模板时，当社群的其他部分学习它时，看看我们可以在流程中做得更好的地方，我们将避免那些 — 那些类型的结果，同时也遵循良好的流程。

谢谢。

玛丽塔·摩尔：

谢谢保罗。

我得继续给韦莉米拉一个机会来处理这个问题，这是她为此准备的问题之一，尽管她可能已经处理了一些问题。

问题是：该框架能否帮助 ICANN 社群评估特定问题的相关 GPI？

请讲，韦莉米拉。

韦莉米拉·格劳：

谢谢。谢谢玛丽塔。我是韦莉米拉·格劳。

我真的很在意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所以我会尽量少说点。实际上，我是从两个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的，因为对我来说，有两种看待这个问题的方法。第一个问题是该框架是否能够识别与特定问题相关的一般公共利益？我相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框架中设置的不同类型的类别和四步流程能够识别与给定政策建议或评论或决策相关的不同类型的 GPI。

在我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二种方法是，该框架是否能够评估已识别的相关 GPI 是否已得到有效解决？在这一点上，我倾向于认为该框架可以进一步改进。

所以这是 — 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点回答，玛丽塔。谢谢，希望能听到其他小组成员和参会者对此进行补充。

玛丽塔·摩尔：

好的。谢谢韦莉米拉。

我要转向一个问题，哈迪亚有一个问题。哈迪亚，你能慢点说吗？你之前说的一些内容我们没记录到。请简短一点，让我们可以获取其中的一些内容。谢谢。

哈迪亚·埃米尼维： 非常感谢，玛丽塔。我是哈迪亚。我想知道，如果将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包括在流程中，默认情况下是否会产生符合公共利益的结果？这是向我们的小组成员提出的问题。谢谢。

玛丽塔·摩尔： 谢谢。谢谢哈迪亚。

我们 — 小组中有没有人愿意回应？

或者艾芙丽？当然。

保罗·麦克格雷迪： 问题是否是，如果我们纳入更多人，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吗？我的意思是，可以归结为这个问题吗？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对吗？顺便说一下，我是保罗·麦克格雷迪。

哈迪亚·埃米尼维： 我是哈迪亚·埃米尼维。所以问题是，如果你在制定某个流程和 — 或某项政策时实际上包括了所有利益相关者，并且你在制定政策期间考虑了利益相关者的所有利益，那么默认情况下，是否会最终得到一个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因为它实际上考虑了利益相关者的所有利益？

保罗·麦克格雷迪： 我是保罗·麦克格雷迪，抱歉，我说得太多了，但和艾芙丽一样，这是我最喜欢的主题之一。

简而言之，这无法保证，对吧？例如，我认为新 gTLD 后续流程中工作轨道 5 的结果具有广泛的包容性。每个人都受到欢迎。我认为它们是 — 那些是很好的政策建议，对吧？但我还参与了其他具有广泛包容性的跨社群工作，我想，这是一个错误。今晚我不会讲述它，但我当时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有些东西是一个错误，对吧？

所以没有 — 当然我不是决定结果好坏的决策者。这只是个人意见，对吧？

所以 — 纳入每个人不能保证 — 结果将符合公共利益，但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更具包容性，我们就有更多机会。所以我认为，如果一开始就邀请广泛的群体加入，人们就可以及早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不是把它们留到以后再回头处理，这样我们不仅能获得更好的结果，我们的志愿者队伍也不会那么精疲力竭。

所以我的理论 — 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简单来说，我不知道，但我认为出于其他原因这样做是正确的，即使它不能保证特定的出色结果。谢谢。

玛丽塔·摩尔：

谢谢，保罗，聊天窗中对此有很多回应。我知道有几个 — 安德里亚已经提出了几个问题。

贾斯汀，这里有一个问题。你可以简单回答一下吗，贾斯汀：ICANN 社群确定建议是否融合全球公共利益 (GPI) 是一项资产，还是只是意味着更多工作？

贾斯汀·丘：

好的，玛丽塔。谢谢你的问题。我是贾斯汀·丘。

你提出的问题正是保罗所暗示的。

在回答你的问题时，如果我可以的话，如果所有社群都开始使用 GPI 框架，这是否会真正帮助董事会做出决策，还是只会给社群造成大量工作，大家知道，社群已经过度劳累并且已经接近倦怠？我认为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两者兼而有之，真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 — 在我看来，毫无疑问，让社群的不同部分预先确定并制定任何融合 — 可能的融合和建议，并同时考虑公共利益，这肯定会为参与者在社群中带来更多工作和责任。

但是，如果我们想考虑如何做到这一点，可能有一些方法可以减轻这项额外的工作，或者真正为参与者减轻负担。

例如，大家知道，当我们 — 这是根据 GNSO 经验来说的，因为这通常是我所经历的政策制定流程。我在 ccNSO 中没有经验。

当 GNSO 启动 PDP 流程时，总会有一个流程先于它，讨论定义问题，然后确定问题的范围，等等。

但我发现 — 根据我参与后续程序 PDP 工作组的经验，用于指导特定 PDP 工作组工作的章程问题并不必然或明确地解决全球公共利益问题的每个特定方面。

因此，对于新 gTLD 后续流程，有一些明显的主题，例如强制性公共承诺和自愿注册管理机构承诺 — 或注册管理机构自愿承诺、RVC 和 PICS，它们对公共利益有非常明确的立场。你无法否认它。

另一个主题是封闭型通用。我认为这是参与者强调的，公共利益绝对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但就其他主题而言，根据我的回忆，我不记得曾专门讨论过其中的公共利益立场。也许一种思考方式是 — 当我们为 PDP 制定章程问题时，有意识地提出以下问题：这如何影响公共利益，对，全球公共利益？从这一点出发，当你查看 PDP 审议的动议时，参与 PDP 的人都有这个章程中的问题摆在他们面

前，他们必须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在审议期间会出现。那就是 — 那是一种提前提出问题的方式。

当然，最好在 PDP 开始之前就解决它，并确保它遵循 PDP 流程。正如保罗所说，不能保证。但至少它有帮助，我们至少努力确保公共利益始终是我们考虑的一切的主要方面。

因此，输出来自 PDP，并通过 GNSO 委员会批准机制，然后发送给董事会。但是，当它提交给董事会时，董事会将感到安慰，因为公共利益问题已经提出并由 PDP 中的社群参与者制定。所以我认为这会有所帮助。谢谢。

玛丽塔·摩尔：

谢谢贾斯汀。

所以预先提出而不是事后提出总是更好。可能对大多数事情都很常见，但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表达方式。

队列中有两个问题，我们只有十分钟。安德烈尔，我们一个接一个地看看这两个问题，看看是否可以将它们合并在一起。

安德里亚·格兰顿： 好的。谢谢。第一个问题来自迈克尔·派拉格 (Michael Palage)：ICANN 能否分享一下这个试点项目 — 这个试点项目的建设成本是多少，包括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

另一个问题：ICANN 董事会的组成和董事会的决策程序是否反映了 GPI？如果没有，有解决办法吗？

玛丽塔·摩尔： 好的。谢谢，安德里亚。

好的，艾芙丽，你回答那个成本问题。

厄基思·拉玛吉： 谢谢玛丽塔。我是厄基思。

就成本而言，只是员工和董事会成员在开发内容方面花费的时间。除了员工和董事会成员的时间之外，没有投入任何其他资源。

玛丽塔·摩尔： 这个问题的另一部分是关于 —

安德里亚·格兰顿： ICANN 董事会和董事会的组成 — 是的...

艾芙丽·多利亚： 对于 NomCom 和所有选举董事会不同成员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这不是我想要应用这个框架的东西，但其他人可能想要看看它是否有用。但我不能回答那个问题。

玛丽塔·摩尔： 好的。谢谢，艾芙丽。

总会有一些你无法回答的问题。以后会有答案。

好的。我们只剩下几分钟了。小组中有没有人想解释这个框架是否有更广泛的用途？我想，更广泛的用途是社群使用。除此之外，不确定我们真正的意思。但是人们是否觉得社群开始参与将是一件好事？我只想问你这个问题，我们得结束了。

保罗·麦克格雷迪： 我是保罗·麦克格雷迪。我想我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任何撰写项目中，都要了解你的受众。这个框架肯定有更广泛的用途。谢谢。

玛丽塔·摩尔： 韦莉米拉。

韦莉米拉·格劳： 是的。谢谢玛丽塔。我尽量快点讲。

对我来说，是的。我认为该框架有更广泛使用的空间，这取决于谁、何时以及如何使用它，因为我认为如果要权衡一般公共利益，如果我们想认真对待这个问题，那么应该有一个在整个社群中更一致地使用的框架。我认为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实施强制性规定。但我认为，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所使用的定义中自下而上、具有包容性的部分得到应用，那么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有一个适用于所有部分的框架。

然后，一旦你了解到社群的特定部分是如何考虑特定的公共利益或一般公共利益的，那么你就可以权衡不同的观点，以达到特定的一般公共利益。这就是我们采取的方式。是的，对我来说，这就是我要说的。

玛丽塔·摩尔： 贾斯汀，你对此有何看法？

贾斯汀·丘： 我是贾斯汀·丘。我只讲几句。

我认为在我的第一次发言中，我的回答已经表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我认为这个框架有更广泛的用途。谢谢。

玛丽塔·摩尔：

谢谢大家。我快速回顾一下我们为这次特定会议制定的目标。其中之一是考虑董事会和社群如何使用该框架，我想每个人都会同意我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做得很好。

仔细查看使用案例，即 SSAD 使用案例，我们还没有做很多工作。但正如艾芙丽所说，它仍处于初始阶段。还有更多工作要做。

第三个目标，考虑该框架未来是否可以或应该如何调整。我认为有很多很好的建议。我很想回去看看聊天窗中的所有评论，因为我没看完所有评论。

我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是非常非常感谢所有人，无论是参与者、会议室里的人士，还是我们的社群小组成员艾芙丽、厄基思。每个人都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我认为本次会议真的大有裨益。希望大家都能有所收获。希望大家在后续 ICANN73 会议期间能有良好体验。

安德里亚·格兰顿：

谢谢。现在可以停止录音。

[会议记录结束]